十八岁的代课老师

□殷彩霞

十八岁那年，春风刚好吹过老家院坝旁的香樟树，哥哥揣着小学老师王学利的推荐信，把我送到藏在山坳里的一所村小，去当学前班的代课教师——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

当我站在刷着白灰的土坯房教室门口时，心脏跳得快要撞破胸口——这是我盼了十几年的梦啊！从我记事起，想当老师、当作家，这两个滚烫的愿望，便一直揣在心里、藏在心底。可我生在农村，又是个姑娘家，母亲生病常年需要照顾，并且家里拿不出钱替我缴学费，我前前后后被退了三次学。钢笔落了灰，书本换成了柴米油盐，那些站在讲台上的梦想，只能藏在夜里。这次能有代课的机会，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在我眼里，这机会真的比黄金都还金贵。

临走前，家里人还在念叨，担心我读书少、文化不够，撑不起这份工作。我嘴上没反驳，但心里却笃定：我从小能歌善舞，性格外向活泼好动，喜欢结交朋友，只要肯下功夫，相信一定能做好。加上，又是教学前班，难度应该不大。

那时候的村小老师都要跨班上课，没有一个教师只负责一个班的课程。我是全校年纪最小也是最娇小玲珑的老师，上到校长下到幼儿园的小孩，都调侃叫我“小老师”。我主要带学前班的课，还兼带二年级的体育课、三年级的美术课、五年级的品德课。每节课我都会提前三四天作准备，拿不准的读音、看不透的知识点，就翻着字典逐字逐句抠。每天晚上其他老师都歇下了，我寝室的台灯依然还亮着。

说来也奇怪，我非要把第二天的课备得扎扎实实才睡得着觉，才能睡得安稳。

那时候曾经一起学缝纫技术的小师妹来找过我，说她现在进的是广州一家中外合资的皮鞋厂，现如今大量招工，问我要不要和她一起南下进厂打工，工资多劳多得，每个月工资都在七百元以上。

那时候，我代课的工资是每个月八十元，但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她哪里知道，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几十双亮闪闪的眼睛望着我，那种满足感、成就感、喜悦感，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我与学校的老师、学生都相处甚好。只要是我教过的学生，都喜欢黏我，包括其他班的一些学生，下课都喜欢找我玩。

每天早上进校门，有些学生怀里还揣着从山坡上摘的野花，粉的野蔷薇、黄的蒲公英、紫花地丁，一把一把塞到我手里，讲台上的玻璃瓶，从来都没空过。

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我被查出了肝炎。怕传染给孩子们，我只能遗憾停课休息。半个月都过去了，病情并没有好转，校长也只能让我回家调养。

当我收拾起行李时，我的心真的好难过。那天，我没敢进教室，趴在窗户外边看这些我教过的每一个学生，眼泪再也忍不住滚落下来。教室里留下了我和孩子们许许多多欢快的笑声，这将成为我甜蜜而永恒的记忆。

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学前班的小娃娃、三五年级的学生都涌了出来，甚至不是我班的学生也都围了过来，哭声漫过了学校后面的山坡。

我一个一个摸着他们的头，牵着他们的手，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想收都收不住。

我拖着行李的手一直在颤抖，心里太难受了，连一句告别的话都说不出来。

后来我的病好了，不得已去了南方打工。

我勤学好问，很快就从普通的流水线工人逐渐晋升为小组长、班长、管理员。但我却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文学梦，宿舍的枕头底下，永远放着文学刊物和摘抄本。下了班，同事们都喜欢围坐在我的床上，听我讲那些文学作品背后的故事。

晚上休息的时候，我会借着宿舍的灯光看书、写文章，那个藏了半辈子的作家梦和老师梦，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哪怕我做了样品师、皮鞋设计师，虽然忙，但我的写作依然没有落下。

几年后，我回到了重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成了璧山区、荣昌区作家协会会员。

机缘巧合下的一次饭局，我认识了璧山区丁家实验小学的工会主席娄老师。吃饭过程中，她无意中提到学校六年级，目前急需一名语文老师。我想都没想直接问：“娄老师，你看我可以不？”她开始以为我是开玩笑，后来见我那么真诚，便爽快地答应了——我又一次拿到了代课的机会。

第二天，我便辞去了璧山奥康鞋厂设计师的高薪工作，重拾这份荣耀的工作。

还是像十几年前那样，每节课我都提前备好课，拿不准的字词就翻词典。旁边的年轻老师笑我太较真，我也不解释——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份站在讲台上的机会，我等了太多年了。只要热爱这份工作，就不能辜负课堂时光的每一分钟。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会员）



小狗“前冲”

□叶法君

“前冲”，是一只小狗的名字，也是我童年的忠实伴侣。

“前冲”不像巴金笔下的“包弟”，不像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使来唤去的黄狗，也不似如今常见的“来福”“旺财”这类名字，大抵是我当过兵的父亲，为它取名时藏在名字中一份温厚的期许吧。

三岁那年的一个春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出门去上简易厕所。一身雪白的“前冲”欢快地跑过来，绷直脊背摇动着尾巴，亮着幽蓝幽蓝的眼睛，紧紧跟在我身后，警惕地四下戒备。忽然，一道黑影向我靠近。我来不及惊叫，“前冲”猛冲出去，直扑黑影，一边“汪汪”吼叫，一边轰轰呼呼地驱赶。父亲听出叫声有异，凭着军人的本能提着猎枪夺门而出，黑影仓促逃走。后来娘告诉我，那段时间山林被砍伐，野生动物栖息地被侵犯，常常蹿出来豹子。我想，这该是一头饥饿的小豹，若非“前冲”，我恐怕很难安然无恙吧。

后来父亲离开了我们。父亲走后的第二年，玉米正抽苞，秆子节节拔高，地里满眼都是蓬勃的绿意。饥饿逼着“前冲”，它警觉地蹿进玉米地，可它的警觉，终究敌不过人们提前布下的圈套。陷阱早已挖好，它踏进去，便再没有退路。

我站在家门前的台阶上，远远望见，“前冲”在包围圈里嗷嗷哀叫，左冲右突。几十名壮汉挥着锄头，抡起扁担，一圈一圈不断收拢包围圈，玉米地被踩得狼藉一片。我一边拼命往玉米地跑，一边失声哭喊：“前冲！我的——前——冲！快，快呀！救救我的前冲！……我的……前冲……”

在哭喊声里，我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我知道我的“前冲”再也没机会醒来了，那个喜欢吻舔我小手的“前冲”走了，属于我的童年，也一同消逝了。

本以为这般刺骨的伤痛，就这样过去了，哪知十三岁那年冬天，院里那只温顺的“旺旺”，也难逃厄运。那天，大雪漫天飘落，大地一片纯白，一旁临时搭起的土灶，火舌熊熊。我被大人死死架住，“旺旺”被两叔父五花大绑捆在石柱上，它绕着柱子嚎叫、挣扎，绳索越勒越紧，绳圈越收越小，爪子疯狂蹬刨石柱和地面，凄厉的惨叫声一直不息。它一向温软的眼眸里，噙满不解的泪水，混着血水淌了一地……

灶边的铁盆里，堆满了一块块肉骨，骨头在锅里翻滚。雪越下越大，灶里的火越来越旺。我拒绝吃饭，拒绝碰“旺旺”的骨肉，连同那一大锅汤。陪我放牛割草，总喜欢睡在我脚边的“旺旺”，被大人们残忍地杀害了。一连几天，我粒粮不进，滴水不沾，在流不尽的泪水里想：明明日夜看家，忠心耿耿，求取的不过一点微薄的温饱，一寸容身之地，为何就这样被饥饿屠戮？那一刻，被围剿的“前冲”和眼前的“旺旺”，在我的视线里重叠在一起。

岁月缓缓流逝，狗的善意与苦难，却没有跟着消散。久而久之，心里产生悲悯，也促成了我性格的胆小。上学路上，要经过一户人家的院子，这家养了一条狗。大约是它常常被生人惊扰的缘故，一见到陌生人，便狺狺地低吼咆哮，总想扑上来撕咬。我生性胆怯，每次路过都如临深渊，尽力躲避。可它不知为啥似乎笃定要对我下手，常常静悄悄地埋伏偷袭。那一回，我小心翼翼地经过，它骤然凶猛地蹿了出来，纵身扑向我的大腿。我一边大声呼喊，一边抬手抵挡，勉强护住要害，裤脚却很快被鲜血浸透，血珠滴滴落下，地面是我一路带血的脚印。一个多月后，伤口才慢慢长好，可那道伤痕带来的痛感，仿佛直到今天也没忘怀，但我却对它恨不起来。

几十年人生路一晃而过。教书的日子里，从一个职场到另一个职场，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遇见各色人物，不管脚跟多高，脂粉多厚，读过多少孔孟，讲过多少兼爱，却总拦不住“前冲”和那些小狗，时不时拨开梦帘闯进我的梦里，以各式的模样，来我的门前轻叩，问我：“是我伤害了善良，还是善良辜负了我？”

（作者单位：重庆鲁能巴蜀中学）



能懂的诗

作物志（组诗）

□马道子

胡豆书

在川东，丘陵大地上
紫花谢后，一个个饱满的荚果
像鼓起的腮帮

蜜蜂嗡嗡作响
是土地发出的震动

甜菜书

撒播或点播，是起伏丘陵做的选择题
我农技推广，目的是蔬菜丰收
甜菜深扎，沉默
像大地隐秘的心脏，天空给与无穷氧气
我在地表之上，忍受风吹日晒
地表之下，它们酝酿一场露天的舞会
当刀锋切开肌肤，汩汩的汁液流淌
那不是痛，是生命的圆舞曲
我们习惯用苦涩掩饰真实
却忘了最深沉的爱，
往往带着微咸的涩味
在川东老家，炒一盘甜菜嫩胡豆
然后喝点小灶酒，我是最幸福的

丝瓜引

攀援，是低处者对天空的仰望
我看见卷须抓住岁月的栏杆，步步向上
绿色的血管里，流淌着清凉的汁液
悬挂在屋檐下，像一个个未解的谜题
它在餐桌上的鲜嫩，像我们的年轻
它老了化作洗碗布，我们擦拭生活

长期在蔬菜地里忙碌，
我用技术保证高产
忘记了作物的生活和哲学
从丝瓜的被食用到被使用的转换
我读懂了它们奉献的另一层含义：
哪怕干枯，也要保持纤维的韧性
在摩擦中，可以洗净尘世的油腻与虚伪

豌豆辞

翠绿豆荚，春天写下的两行诗
每一粒圆润的珠子，
都包裹着一个独立的空间
像旅途绿皮车厢里，拥挤而温暖
像兄弟姐妹，在母亲的怀抱中依偎
剥开外壳，温柔释放
滚落盘中，发出清脆的声响
那是生命碰撞的回音

在低处的草丛里，拥有完整的圆满
我找到了，最纯粹的乡愁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动静

□谭华睿

与先生尚未谋面
却在某一刻触摸到时间的边界
那时风巡幽野，四周寂寂
我一个人，在青天下冥想
离骚在左、天问居右
一枝芦苇不断在河边重塑自身
我望见修持而来的石头
在河滩停顿休整
半没于水的身体，似等美好
前来镶嵌，而头顶
一只飞鸟惊鸿
假借它的灵魂飞远
河岸对面，一位老者
已放逐半生，此时
正牵着水牛信步，夕阳临照
将山影重叠，河水成为反光的镜面
万物在动静之中自得其所
我亦在此临摹，黄昏与微波
青山与鸣虫，一方天地的事物
同时拥有两个世界

（作者系重庆文学院创作员）